

10

〔美〕马克·吐温著
荒笑译

海外浪游记

马克·吐温
文集 MARK
TWA IN



人民文学出版社

10

〔美〕马克·吐温著
荒芜译

海外浪游记

马克·吐温
文集 MARK
TWA IN



人民文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马克·吐温文集:全12册/(美)马克·吐温著;张友松等译.—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2016

ISBN 978-7-02-011452-8

I. ①马… II. ①马… ②张… III. ①文学—作品综合集—美国—近代
IV. ①I712.14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6)第038393号

责任编辑 仝保民

特约策划 李江华

装帧设计 胡安华

出版发行 人民文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市朝内大街166号

邮政编码 100705

网 址 <http://www.rw-cn.com>

印 刷 北京天正元印务有限公司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等

字 数 3700千字

开 本 710毫米×1000毫米 1/16

印 张 276

印 数 1—5000

版 次 2016年6月北京第1版

印 次 2016年6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978-7-02-011452-8

定 价 798.00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图书销售中心调换。电话:01065233595

目 次

第一章	海德堡	1
第二章	古堡	7
第三章	吉姆·贝克的故事	13
第四章	学生生活	19
第五章	决斗场	23
第六章	酣战淋漓	27
第七章	学生会的规章和习俗	30
第八章	光照千古的法式决斗	34
第九章	观歌剧	43
第十章	瓦格纳及其他	47
第十一章	要命的德文	54
第十二章	美术课	73
第十三章	妻子们的财宝	77
第十四章	夜游	81
第十五章	内卡河上的放排工	86
第十六章	顺流而下	90
第十七章	乔利·亚当斯	97
第十八章	巴登-巴登	103
第十九章	黑森林	111

第二十章	尼科迪默斯·道奇	120
第二十一章	欧洲大陆上的星期天	127
第二十二章	美国老乡	133
第二十三章	盖茨比旅馆的房客	144
第二十四章	标准游客	152
第二十五章	山野中的村歌	162
第二十六章	向西天看日出	171
第二十七章	自卢塞恩到因特拉肯	175
第二十八章	阿肯色州的新娘	181
第二十九章	天地的尽头	189
第三十章	新的爱好	194
第三十一章	哈里斯吹毛求疵	204
第三十二章	攀登里法伯格峰	211
第三十三章	美国人的孙子	221
第三十四章	乘冰川一游	231
第三十五章	白朗峰及其邻居	237
第三十六章	大城市和饮水	245
第三十七章	美国人的劲头儿	251
第三十八章	古代名画	260
第三十九章	美国菜和欧洲菜	268
第四十章	提香的维纳斯	278
译后记		282

第一章 海德堡

一天,我忽然想起,徒步游历欧洲这样的壮举已经多年没听说什么人敢于进行了。细细思量一番,我断定我就是干这件大事的人。于是决定进行。那是一八七八年的三月。

我在周围的人里找了找,要一个会办事的人陪我同行,后来请了一位哈里斯先生充任此职。

还有个目的,到欧洲要研究绘画。这一点哈里斯先生同我一致。他对绘画的热衷与我不相上下,求知的渴切亦不减我分毫。我打算学德文,他也要学。

将近四月中旬,我们乘“霍撒提亚号”(勃兰特船长号)出发了,路上风平浪静,十分愉快。

在汉堡略事休息,即准备趁春光明媚南下长行,到最后一刻,却为个人缘故改变了计划,登上了直达快车。

我们在美因河畔的法兰克福逗留了两天,发现这个城市挺有趣。我本想看看古登堡^①的出生地,却办不到,那座房子的地点史料中没留一个字。我们只好在歌德的故居转了一小时。法兰克福听任歌德故居归私人团体占有,却不想将它接管过来置于自己的庇护下,为城市的风光声望增色。

^① 古登堡(1397—1468),活版印刷术的发明人。

法兰克福是因为发生过下述事件而与众不同的十六个城市中的一个：查理曼大帝在追击撒克逊人（照他的说法）——或者被撒克逊人追击（照他们的说法）——的途中，一天拂晓，漫天的大雾，来到这条河的河岸上。敌人不是在他前面就是在他后面，不管是前是后吧，反正他急不可待要渡河。他不惜一切代价要找个向导，却没有。就在这时，他看见一只母鹿，身后跟着小鹿，朝水边走来。他注意看那鹿，心想它是要找浅滩——果不其然。母鹿涉水过河了，大军随着也过去了。结果，法兰克人赢得一场大胜，或者避免一场大败。为了纪念这件事，查理曼大帝下令在当地建筑一座城市，取名为法兰克福，意思是法兰克人的浅滩。事件发生的其他城市没有一个由此得名，足见法兰克福是事件发生的最初地点。

法兰克福还有一处与众不同——它是德文字母的诞生地，或者，至少是德文中字母这个词——Buchstaben——的诞生地。据说最早的活字是刻在桦木棍——Bushstabe——上的，所以叫 Buchstaben。

在法兰克福我上了一堂政治经济学课。我从家里带了一只箱子，装着一千支廉价雪茄。我用试验的办法，走进一家古色古香的背静街道上的小店铺，要了四盒装潢绚丽的蜡头火柴，三支雪茄，放下一枚值四角八分的银币。店主找了我四角三分。

法兰克福人个个衣着洁净，我想在汉堡及公路沿线的村庄里我们也都看到了这种怪事。哪怕法兰克福最窄、最穷、最古老的街巷里，居民的衣服都无一例外，又干净又整齐。男女婴孩儿简直永远是清清爽爽，抱一抱绝不会脏了衣裳。至于士兵的制服，其簇新鲜艳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上面别想看到一个污点、一颗尘粒。有轨电车的售票员和司机穿着漂亮的制服，新得好像刚从衣匣里取出来。他们的举止言谈和他们的服装同样无懈可击。

我们住的旅馆挨着火车站。第二天早上，我们正坐在房里等早餐送上来，街对面另一家旅馆门前的情景却引起了我们极大的兴趣。先

是那称作波特的人——不是搬运夫^①，而是类似旅馆副经理的人物——出现在门口，一身蓝布制服簇新笔挺，配着亮晶晶的黄铜纽扣，帽子和袖口上是几道金色条带，还戴着白手套。他一本正经地审视了场地，就开始发号施令。两个女佣拿着水桶、扫帚、刷子走出来把人行道彻底刷洗一遍，与此同时，另两名女佣刷洗通往门口的四级大理石台阶。这四个女佣过去，看得见几名男仆抬着大厅楼梯的地毯，这地毯抬出去一阵拍打，扫得一尘不染，又抬回原处放好。黄铜毯便打磨得通体铮亮，一一就位。接着，一队用人端着大盆小盆枝繁叶茂的花木鱼贯而出，在门的内外台阶脚下摆成一个美不胜收的热带丛林。另有用人用鲜花旗帜装点各楼所有的阳台。还有人爬上屋顶，在屋顶旗杆上挂起一面大旗。这时又出来好几个女佣对人行道进行细加工，随后用湿布揩拭大理石台阶，最后用软毛帚一一掸净。接着，一张宽幅黑地毯抬出来了，从大理石台阶起，经人行道直铺到路边石。波特从一头瞄了瞄，发现不够笔直，下令将它拉直；用人们拽了一下，实际上是好几下，波特却以为不行，到底让用人们抬起来，他亲自动手，才算铺好了。

各路工作进行到此时，一幅鲜红的窄地毯打开了，自大理石台阶最上一级齐着黑地毯中线铺到路边石。这条红走道比那黑的还要让波特劳神费力，可他不急不忙，一而再，再而三，终于不偏不倚，端端正正，铺在了黑地毯中央。要是在纽约，这样的演出早引来里三层外三层的人，伸着脖子张着嘴，兴味十足地看。可这儿看热闹的总共才半打小男孩，一字横在人行道上，有的背上背着书包手插在裤袋里，有的手里捧着大包小包，一个个看得目不交睫。隔一会儿就有个孩子大不敬地跳过地毯，进入对面的新位置。每回看得出波特都要恼火。

接下来是一段等候的工夫。店主人着家常衣服不戴帽，立在最下面一级大理石台阶上，同台阶那头的波特并列，六个或八个侍者，戴手

① 德文的波特一词(用人领班)和英文的搬运夫一词只差一个字母。

套,不戴帽,穿着最白的衬衫,最白的领结,最考究的燕尾服,簇拥在两位首脑周围,却没人挨近地毯走道。没人动一动,吭一声,只待客人来到。

不一会儿,传来火车驶近的尖厉的汽笛声,街上立刻聚起一群群人。两三辆敞篷四轮马车到了,旅馆门前走下几位男女侍从官员。须臾,又一辆敞篷四轮马车送来了巴登大公爵。他身着戎装,神情威严,头戴精美的铜底钢尖陆军军盔。最后德国皇后和巴登大公爵夫人乘一辆有篷四轮马车驾到,一行人走过一群群鞠躬如也的仆人面前,消失在旅馆里,只让我们看见他们的后脑勺,表演即告结束。

看来君王下榻和轮船出海一样,都不容易。

回来再说海德堡。天气一天天见暖——实际上暖得很了。于是我们搬出峡谷,住进山顶上俯瞰古堡的施洛斯旅馆。

海德堡坐落在一条狭窄山谷的出口处。山谷状如牧羊人的弯柄杖。从谷口望进去,有一英里半长近乎笔直,然后往右一转不见了。谷底是湍急的内卡河。山谷夹在(或者说劈开)两道又长又陡的山梁间。山梁有一千英尺高,蓊郁的林木盖满山头,仅有一片地方伐光了,种上了庄稼。两道山梁在谷口处被砍平,形成两道突出而醒目的地角,海德堡市舒舒服服躺在中间。从两地角的基部伸展出去是苍茫广阔的莱茵河谷,蜿蜒曲折的内卡河如一条闪闪的白练流入这片平野,很快便从视野里消失了。

转身再朝里面看,右侧可以望见施洛斯旅馆,坐落在俯视内卡河的一处危岩上。葱茏茂盛的叶簇为这危岩铺成一个松软无比的坐垫,又为它织成一领严严实实的长袍,从下面连一块岩石也看不见。旅馆显得轻飘飘的,像是落到半山林木中的搁架上,因为离得很远,周围没有别的东西,而且外表雪白,衬着背后高耸的绿叶覆盖的护墙,成为一处分外醒目的景致。

这家旅馆有个特点,明显地与众不同,所有居高临下的房舍都不妨效法,发挥地利的优势。这个特点可以说是由贴在旅馆墙外的一串

玻璃阁子构成的,每套卧房客厅都有一个,像许多细长高顶子的鸟笼挂在楼上。我的房间边角,这种东西有两个,一个朝北,一个朝西。

北边的望得见内卡河河谷,西边的望得见河口。这西窗外是一望无垠的阔野,景象的瑰丽可以想见。在汹涌起伏的苍翠的叶簇中间,隔着一弹之地,矗立着巨大的海德堡古堡的废墟,空荡荡的弓形窗洞,披挂着常春藤的雉堞,倾颓的塔楼——这自然界的李尔王——被人抛弃,失去了王位,在暴风雨中走得筋疲力尽,却依然雄伟、壮丽。当夕照忽然射到古堡脚下树叶荫翳的斜坡上,向上一跳,仿佛用亮晶晶的水雾浸透了城堡,而周围的林木浸沉在暗影中时,那是何等壮观的景致呵!

古堡背后隆起一座圆屋顶形的大山,遍山郁郁苍苍,后面又是一座,更其巍峨壮观。古堡俯瞰褐色房顶密密麻麻的市区,两座古雅别致的桥自城里伸出,跨在河上。从这儿起视界开阔了,把门的两个地角形成一个门道,从门道望出去是宽广的莱茵河平原。它伸向远方,色调柔和浓郁,越展越宽,幻化成一片迷迷蒙蒙、终于不知不觉融入天边的地平线。

我从来没见过哪儿的景色像这儿,那么恬静,让人心旷神怡。

在那儿的头一晚我们早早上床睡了。不过两三个小时我就醒了,惬意地躺着听雨水打在玻璃阁窗子上催人入梦的沥沥声。我以为下雨了,却原来是不知劳累的内卡河的流水在下面深谷中拍打堤堰的声音。我下床走到西边阁子里,眼前是一幅奇丽的夜景。山下平原上,古堡憧憧黑影的下方,市区沿着河岸展开,市内蛛网般交错的街道镶满了闪烁明灭的灯光。桥上悬着一串串的灯,道道灯光直射到桥下黑影里的水面上。这片仙境奇景的边缘上,密密麻麻各式各样的煤气灯——方圆像有几英亩地面——闪烁不定,仿佛人世间所有的宝石全撒在那儿了。以前我竟不知道半英里长的六线火车站竟有如此惊人的装饰效果。

人们以为白昼的海德堡——连上四周的山水——已穷尽了山川

秀色的极致。可是见了海德堡的夜景——一道边缘镶着那颗亮晶晶的火车站星座的人世的银河——就得花时间想想那说法对不对了。

第二章 古 堡

海德堡的古堡二百年前被法国人攻陷、捣毁、烧焦之前，一定十分的美丽。它的石料是透着粉红的褐色，看来不爱脏。两道正门上装饰玲珑剔透，做工的精巧仿佛不是为建筑外表，倒是给客厅内部制作的。一束束鲜花、一堆堆水果、一个个人物头像、探出身来的狰狞的狮首，每一处细节均完好无损，依然像新的一样。可是窗户中间排列着的雕像已经毁坏了。这些真人大小的石像都是古代皇帝、选侯和地位相当的贵族，披着铠甲，腰悬重剑。他们有的丢一只胳膊，有的少了头，有的倒霉地被拦腰斩断。据说：外乡人越过吊桥走过广场来到古堡正门，要能一言不发，就保证可以满足他提出的愿望。可他们说，这事真伪至今无缘证实。因为，不论何方的外乡人，没等过了吊桥走到指定地点，已经情不自禁为宫殿正门的精美赞叹起来了。

一处古迹要能吸引游客非有好地点不可。这座古堡的位置好得不能再好了。它居高临下，密林掩映，周围没有一块平地，倒是层层叠叠苍翠的台地；透过亮闪闪的叶簇间隙望下去，是一处处雾气沉沉阳光不到的深涧幽谷。大自然懂得一座废墟该怎样装点效果最好。那些古老的塔楼中有一座腰部中间裂开，半边已经坍倒，却倒得姿态奇特，别有情趣，就连合体的幕饰，大自然也给备妥了。她为参差的断垣披上鲜花翠叶，使它平添一股妩媚的风韵。立着的半边向人亮出一间间高旷的穹顶房间，像许多张开的没牙的大口，那里面藤蔓鲜花同样

做了点化韵致的功夫。塔楼的后部也没有忽略，穿上了一件光溜溜的常春藤紧身罩袍，盖起岁月留下的伤疤斑痕。连塔顶也没任它光秃秃的，而是戴上一顶葱茏茂盛的树木杂草的王冠。厄运对这座古老的塔楼像它有时待人一样——让它更美了。

有一天，一位先生发感慨说，若当古堡极盛之时住在里面，一定是件快意的事，不过有一点是古堡里的先人们所没有的——他们没有这样令人神往的古迹寄托怀古的情思。这么说未免草率。当年的人比我们有福气。他们有精美的城堡可住，还可以穿过莱茵河谷去凭吊特利法尔人雄伟的遗迹。特利法尔人在他们那个时代——五百年前——可以到现在已经片瓦无存的宏伟遗迹前去凭吊古人。毫无疑问，代代有古迹，代代有去怀古的人，代代也有在古迹上题名刻姓，涂抹他们一游的重大日期的蠢物。亚当离开伊甸园后的一百年间，向导大概照例振振有词地指点着说：“女士们先生们，这是当年命名百兽的地方。这是禁果树生长的地方。这是亚当和夏娃初次会面的准确地点。这边，女士们先生们，是有三代游人题写姓名地址的该隐的祭坛倒塌的残迹——多么珍贵的古迹呵！”说完，每人照例收费夏克尔^①一枚才让走。

海德堡古堡的烟火是欧洲的奇观之一。古堡多姿的外形，雄踞半山腰陡坡密林中的位置，宏大的规模，这些特点融合起来使烟火成为令人终生难忘的景象。烟火自然耗费巨大，所以施放的次数屈指可数。每当要放烟火时，报纸都登出新闻，当天夜里海德堡必定是人满为患。我和我的游伴赶上一次，使之更不一般。

当天晚上七点半左右，我们和一些美国学生一道冒着瓢泼大雨越过较低的那座桥，循内卡河诺因海姆一侧山根的公路上山。这条公路密密麻挤满了四轮马车和步行的游客，前者各种年纪都有，后者有各种年纪，有男有女。黑压压密实实的人马艰难地蹚着泥水，摸着黑，顶

^① 夏克尔，古希伯来金币名。

着大雨向山上移动。跋涉了四分之三英里,我们终于在古堡正对面一座露天啤酒园里占到一席位置。我们看不见古堡,其实什么也看不到,但是透过一团漆黑依稀辨别得出道路上方山峰的轮廓,知道古堡所在的位置。园里有一百条长凳,我们站在一条长凳上,打着雨伞。其他九十九条长凳上也站着男女游人,也打着伞。方圆偌大一片,河滨公路的上下,全是摩肩接踵的人群,躲在车篷雨伞连成的路面下面。这么浇着站了两小时。我头上没落着一滴水珠,可周围一打雨伞的鲸骨伞尖齐对准我,一股股沁凉的细流顺我脖子淌下去,有时候淌进我耳朵,使我不致心火上升,烦躁不安。我是有风湿的人,听人说这于风湿有好处。可是后来的情形使我相信这种水疗对风湿没好处。那个可怕的地方甚至还有年幼的女孩。一个男的抱着个小女孩正好站在我面前有一小时之久,雨伞上滴滴答答的水珠一直泡着她的衣服。

这种情境下,两小时对我们这些不得不等候的人来说委实不短,可是当焰火终于开始时,大家都觉得值得。它来得出人意料,当然,追寻盼望多年的事情总是这样。仿佛平地一声炸雷,几束巨大的五颜六色的火箭突然从古堡塔楼漆黑的喉咙里腾空而起,伴随着雷鸣般的爆裂声,刹那间,宏伟的古堡的每一细部都在山坡的背景上显现出来,放射出简直让人无法忍受的斑斓五色的强光。整个建筑一时间成为一片眩目的紫红。塔楼接连不断地把一股股粗大的火箭射向高空,头顶上空箭矢似的火舌照得夜无比绚丽,它们划破夜幕飞到顶点,停一下,划个美丽的曲线落下来,迸散成许许多多亮晶晶的喷泉水花似的灿烂的火星。古堡里红色的火焰慢慢熄灭了,不一会儿,古堡外面几乎变成一片漆黑。从洞穿的穹顶和无数没窗框的窗户里射出愤怒的火光。这时再现出古堡很久以前必定曾经出现过的一种景象——当劫掠的法国士兵目睹他们在古堡里放的冲天大火渐渐减弱,余烬冒着浓烟,快要熄灭时的情景。

我们正观赏烟火,古堡忽然被轰轰翻滚的雾团似的绿色大火吞没了,跟着是耀眼的紫红大火,接着五光十色交混成一体,将这庞大的建

筑淹没在它灿烂的光辉中。与此同时,最近的那座桥被照亮了,从停在河里的几只木筏上流星雨般密集的火箭,“罗马蜡烛”、“炸弹”、火蛇和凯沙林火轮,种种名目的烟火,排山倒海般齐飞上天空。在我这样难得见到这种景象的人看来,真是无比壮丽的情景。一时间,我们周围整个地区恍若白昼,而大雨却始终未停。烟火晚会随后结束了,我们加入了精湿的游人组成的浩浩大军,又艰难地踏上归途。

古堡的庭院十分宽阔、十分美丽,因为和旅馆的院子相通,没有篱墙阻隔,只有几条树影憧憧的石子小道伸延下来,我们几乎每天在那边平整的散步场上,枝叶扶疏的树丛里,消磨一段时光。树林里有个引人的去处,摆了许多木桌木凳,你可以坐在树荫里,装着啜饮泛着白沫的啤酒的样子,细细察看人群。我说“装着”,因为我只是做个样子,其实没喝。这样做合乎礼貌。打算离去时,再一口喝干。每天下午有个铜管乐队演奏优美的乐曲。有时候,游人多得座无虚席,桌无空位。人群里从来看不到一个恶汉,全是衣冠楚楚的父母,年轻的先生、太太和孩子,很多大学生和服饰耀眼的军官,间杂着一位头发斑白的教授,或者拿着编织活计的安详的老太太,少不得零零星星还有几个拘谨的外国人。人人面前放一杯啤酒,或一杯咖啡,或一瓶葡萄酒,或一份热腾腾的炸肉排土豆。年轻太太们或聊天,或摇着扇子纳凉,或一心做她们编织刺绣的活计。学生们拿糖喂狗,议论决斗的情形,或者挥着小手杖比划新的剑法。一派舒适欢快的气氛,一副和平友爱的情景。你可以随便哪天下午在那儿有个座位,尽情欣赏音乐,只花大约八分钱,或者两块钱买一张家庭用季票。

要是你想换换口味,可以漫步去古堡考察它的地牢,攀登它倾颓的塔楼,或参观它内部的展品,譬如海德堡大酒桶。这桶当然人人都听说过,大多数人还亲眼看见过。这是个大如农舍的酒桶,据某些传说,它能装一百八十万瓶酒,还有的说它装十八亿桶。我看这些说法不是计算错误就是无稽之谈。不过,桶既然是空的,单单一个容积不能说明任何问题。而据史料记载它的确一直空着。教堂那么大的空

酒桶是不会激起我什么热情的。建个高可及天的酒桶,里面珍藏着空空如也,我看不出有什么高明;你一文不花,随便哪天出门就能有质量更优异的空空如也。这酒桶到底是做什么用的呢?这个问题越研究人越糊涂越泄气。有些历史学家说,这大桶顶上同时能有三十对——一说是三万对——舞伴跳舞。就算是这样,我看好像也解释不了建造它的原因。连启发作用也谈不上。一位学识渊博的英国人,是位专家,专心致志研究海德堡大酒桶十五年了,告诉我说他终于找到了自己满意的答案:古代人建造它是为了在里面做德国奶油。他说,一般德国母牛每天犁地拉车不超过十八九个小时的话,产奶量是一勺到两勺半。这种奶非常之甜,非常之好,具有美丽的蓝盈盈的色调。可是要最大限度地从里面提取奶油,需要一种特殊的加工方法。此刻他相信古代人的习惯是将几次挤出的牛奶装在一只茶杯里,倒入这大桶,灌满水,当德国皇帝要用奶油时每次从水面上撇取。

这听来有眉目了。它的确开始说明我在那么多旅馆饭店里遇到并且为之拍案叫绝的德国奶油是怎么回事了。可是我脑子里又冒出一个问题:“古代挤奶的为什么不各人用自己那杯奶自己那桶水做奶油,何必由政府来做呢?”

“要水的比例合适,他上哪儿去弄那么大的桶呵?”千真万确。这英国人显然已经从各方面把问题研究过了。可我觉得还是能在哪一点上捉到他的破绽,就问他何以现代的皇帝不用海德堡大桶生产全国用的奶油,倒听任它朽烂,不加利用。他胸有成竹地答道:“我对德国现代的奶油进行了刻苦的不懈的研究,取得了满意的解答:他们现在不用这个大桶是因为他们已经有更大的了,藏在什么地方。他们或者用那个更大的,或者把春天挤下的牛奶倒进山洪,然后整个夏天上莱茵河去撇取奶油。”

古堡里有个文物陈列馆,藏品包括与德国历史有关的古老的手写文稿。这些文稿有成百上千件,年代上溯几个世纪。其中一件是查理曼大帝的继承人于公元八九六年亲笔签署并钤有他的印章的法令。

约一千年前离开人世的人留下的签名比古堡遗迹给人的印象甚至还要深。我看到了路德的结婚戒指,还有一个属于我们这个时代之前的某个时代的叉子,以及一具早期的脱鞋器。还有一个约六十年前被刺杀的男子的石膏头像。面部的刀口逼真得叫人难受。头像眉毛上仍然残留着一两根真的毛发。这一细节活活要把头像变成一具死尸。

馆里有许多年代久远的肖像,有的是绝代神品,有的一文不值,有的意味无穷,有的毫无情趣可言。我买了两幅,一幅是服饰华贵的古代大公爵,另一幅是个蓝眼睛的端庄的少女,说不定是位公主呢。这是我筹建先人肖像画廊的开端。大公爵花了我一块半钱,公主是两块半。在欧洲,肯在旧画店里下工夫,留意各种机会,可以花比这更便宜的价码买到祖先。